

我问过父亲：咱村有多少年历史，出过多少有成就的乡亲，那棵老槐树多大，树龄了……父亲一脸茫然，继而一脸淡然，摆摆手：“谁还记得这些？春天来了就种，秋天来了就收；花开了就看，结果了就摘；风调雨顺乐着过，有了灾荒扛着过。我们这年纪，活着干，死了算，每天过好就是福，不想那么多喽！”话虽糙了些，但理儿很精。这让我想起清代袁机《感怀》中的两句诗：“鸟啼月落知多少，只记花开不记年。”想想父母一辈子守着村子，应着时令耕作，伴着岁月生活，看过了多少花开，容颜已苍老，却活得通透。

曾去山里拜访两位老人。他们的人生前半程，我不过问，只当下养鸡、种花、作画、写文的日子，就让我艳羡。那日，院中的老梨树挂满了黄澄澄的梨子，树下我们一起包饺子，谈笑风生。饭罢，阿姨展宣纸作画“墨梅图”，大叔深情朗诵“田园诗”。二人相互帮衬，相互欣赏，亦是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

在万寿菊、鸡冠花丛中流连了一番，老人又嘱我攀上梨树，摘了几袋梨，给来客带上，并恭敬赠予他俩的《耕药园文集》，想必这小院便是“耕药园”了。我们再次邀约，来年常来：赏梨花，赏牡丹；摘桑葚，摘枣子；炒鸡蛋，炒时蔬。篱笆旁的二位，笑得像孩子。

虽时隔多年，亦不知老人是否还在山里，境况如何，但那从容诗意的生活却一直让我铭记，更记得大叔云淡风轻的一段“笑谈”：“我俩也是在风浪中拼过命，才安全上岸的。人这一生，除了筷子放不下，其他的都能放下。人呀，说到底，活到底，就是好好吃，好好过，不记年龄，不记太多。”我猜想，两位老人定是有故事的人，他们只是选择忘记，不提罢了。

我家的屋紧贴着围墙，墙外头是这个地方的安置小区，小区楼前是一大片空地，空地上搭起了一个用红布围起来的大台子。在南方，有大户人家家里有喜事，往往会请戏班子来唱一晚两晚戏。

一听到楼下，唢呐吹起来，胡琴拉起来，铿锵的锣鼓敲起来，我心里就很高兴，感觉一股股久违的温馨慢慢地将我萦绕着，包围着，寂寞的心便深深地沉浸在这热闹且满是暖和的像是漾动着阳光的柔波里了。

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戏。

在没有电视，甚至没有电的年代里，只有过年才是最向往的时候。过了正月初五以后，村子里就开始有有钱的人家请人戏班子来了。但是，我们村似乎很穷，看戏要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只要一打听到哪里那个时候有戏看，消息一下子就顺着弯弯的山路从村头传到了村尾的每一个角落。父亲尽管很年轻，中午的时候听到有人喊他晚上一起去看戏，整个下午便很快活起来，做事时，嘴里都还哼着花鼓的小调，唱得最多的自然是小刘海砍樵，歌声，一高一低地，带动着身边的孩子也显得格外的快乐，围着他蹦呀跳，眼巴巴地望着他只想晚上一起跟着去看戏。

盼呀盼，天好不容易快黑下来，饭也快速地胡乱扒了几口，便将筷子一放。看戏得走很远

只记花开不记年

□张金刚



经历多了，自然也就记得多，当然也要忘很多；这样才更轻松，不至于将大脑有限的内存占满，令生活卡顿。这方面做得最好的，莫过于镜子：它只照当下，不记过往。

偶然翻出遗落在办公桌抽屉底层的一面小镜子。那是婚后不久，妻子送我的。如今，我极

力想透过镜子看到当年的样子，可它全然忘却，都不记得了。想来，这镜子照过我青春勃发、开心快乐的样子，也照过我迷茫沮丧、黯然神伤的样子，可它现在只记得我现在的样子。也好，过去的已成过去，我对着镜子微笑，原来我嘴角上扬、眼睛弯弯的样子也还不算难看。我也知道，这不难看的样子里，有着曾经过往的印痕与累积，但浮云飘过，现在就是最好的样子。虽然青春已逝，眼里藏了故事，可眼神依旧清澈有光，这便是镜子里当下的我。

结婚纪念日，我与妻穿越半座山城，又去看当年结婚时租住的小院。那棵老椿树青翠如昨，院外的牵牛仍在吹奏，它们该是已不记得我们，或从来就不曾记过我们。十七年，弹指一挥间，我也是做了一道减法题，才算清这年头。余生，我想牵紧妻的手，珍惜每天的一餐一饭、一日一月，甚至一场冷战后的微笑和解。

我问过父亲，你和我娘结婚多少年了，吵过多少架，看过多少场戏……父亲依旧一脸茫然，继而一脸淡然：“记这干啥？每天就那样过，一天又一天，白开水一样呢！”曾经不会做饭的父亲，刚蒸了一锅馒头，拿一个给做了一辈子饭、现在却做不动饭的母亲：“赶紧趁热吃吧！”两人眼前，热气腾腾。

吃完，父亲坐在院里的枯树桩上，神情木然地抽着烟，望着山。父亲屁股底下那棵老杨树的圈圈年轮，此时像是时光之河的圈圈水晕。时光无言，却在似水流年里，回答了所有问题。恍惚间，水晕旋转起来，将父亲一点点旋进去，父亲拉着母亲，母亲拉着我们，将一切年华过往、身外之物悉数归还……

那些年那些事儿

楼外有戏看

□匡列辉

的路，过几个村子，还得翻过几个山头。村子里老老小小一群人约齐便急急地赶。晚上很静，经过黑的森林时，只听见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在崎岖的山路上一闪一闪地，又急又齐。有晚栖的大鸟刚刚归巢又突然被这闪动着的声响、闪动着的黑的人影所惊动，呀的一声大叫，扑腾着翅膀又从树枝间飞起。松枝上的叶子便簌簌地落了下来，细细的、长长地像长针的尖，从衣领上滑了下来，刺在脖子上，痒痒的，有点痛。

终于，当那高台上铛铛咣咣的铜锣小鼓声伴着渺茫的歌声可以隐隐地听到时，我们的心倏然地踏实起来了。真是有戏看，而且不远了。

高台上，中间高高悬挂着一盏明亮地煤气灯，灯燃得很旺，火焰前尖处，居然有乌黑的烟在袅袅升起。戏还没有开场，乐师们在调着自己的乐器，有时呜啦啦唢呐一阵急响，又突然停

下，有时演员们开腔跟着胡琴，啊啊的拖着婉转的长声。灯的黄色照在画满了油彩的唱戏人的脸上，红的白的明晃晃地一齐晃动着。

晚上的风起了，微微地凉着。但是台下尽是黑压压的人群，大家都伸着脖子往前台看，个子矮的，还踮起了脚尖儿。台子的边上有几棵高大的老酸枣树，树叉处也有二三个人跨着坐下来，像是骑在马背上，脚垂下来，在空中来回地荡，样子很神气。这个时候带着小孩的大人是最要有忍耐力的，不仅自己要看好戏，还要把小孩驮在自己的肩上，也像是被骑着的马。父亲的肩膀很宽厚，坐在上边很舒服，坐久了，他便耸了两下肩。唉，那时，小孩的，哪里会知道做大人累啊。戏唱到精彩处时，吆喝声也起来了，一片叫好声响起。

大人们看得入了神，月光下的敞坪里，除了有点白雾似的朦胧，便是鸦雀无声。没有电声，也没有扩音的话筒，只有演戏人的唱歌的声音，在清冷的起着隐约的白雾中缠缠绕绕地远远地传。

不知是什么时候，睁开眼，却发现已经躺在了自家的床上。而那缭绕的唱戏的歌的声音，至今一想起，便在耳边萦绕着，回响着。此时，楼下的戏，正唱着呢。我突然想起，明天，这里白天，还有一场。于是，我赶紧拨响了父亲的电话。

大家V微语

捧杀

□祁白水

●陆逊接替吕蒙到陆口，原是为解决关羽而来，却先给关羽灌迷魂药，他在信中极尽吹捧之能事：“您牛刀小试，即大获全胜，这是何等的崇高伟大。生擒于禁，令人无不欢欣鼓舞，即使是晋文公的城濮之战和韩信拔赵的韬略，也不能同您相比，您的功勋当永载史册。我奉命西来，十分仰慕您辉煌尘世的光芒，非常渴望得到您良好的教诲。”

●最终，关羽就是在陆逊奉上的高帽子和迷魂汤里飘飘然找不到北，失荆州，走麦城，丧身殒命。大概尝到甜头了，后来，孙权也如法炮制，向曹操上书称臣，劝其称帝。

●曹操可不是关羽，一眼就看穿了这把戏，指着孙权的书信向属下说：“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烤呀。”

成人的标准

□马未都



很多人也许会这样看待自己：觉得自己有能力，怀才不遇，但觉得别人不行。这种心态其实不好。

我有一个为人处世的原则可以告诉大家，叫“高看别人，低看自己”。

换言之，不要老觉得别人“不行”，而是要知道别人一定“比你行”，这样这个社会才会变得非常丰富。

古人对成人的标准是知羞耻、知恐惧、知艰难。很多人没有这个感触，老觉得别人容易。当你知道别人做事不易的时候，你才成人。

今天我们是一个相互帮忙的社会，你有多少事儿依赖别人？叫个外卖那么简单？人们享受了很多现代科技带来的好处，就要感知这个时代，感知这个时代就要感谢这个时代，这叫铭感在心。有这样一个心态，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人生。

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 lswbscgh@sina.com 联系

金融专刊

首席编辑 李霖 美编 贾舒轶

电话/024-22699303



少让客户折腾 多让客户满意



面对89岁的客户，工行人一再“破例”，直到老人家满意。

2020年2月18日，社保工资刚发放完毕，正常情况下是工行鞍山分行建鞍支行营业部最繁忙的几天，但是突如其来疫情使网点异常冷清。疫情防控的要求，建鞍支行营业部是当天为数不多照常营业的网点之一。

“老爷子，您办什么业务？”保安的询问打破了网点的安静，营业部客服经理马维璐的目光也随着声音望向了大门口，只见一位拄着拐杖，头上缠着绷带的老大爷晃晃悠悠的走了进来。马维璐赶忙迎上前去，搀扶住老大爷说：“老大爷，您是来取工资的吧？”老人的回答含含糊糊，但十分着急。

原来，几天前老大爷去其他网点的ATM取工资时，不小心操作超时被吞卡，可当天网点不

核查后看了下吞卡信息，“您是在中华支行的ATM吞的卡，需要去……”话还没说出口又咽了回去，马维璐让老人稍等便转身去向网点负责人李主任汇报。“这个老大爷89岁了，腿脚不好，中华支行今天不营业，能不能联系一下中华支行，派人去取一下卡？”李主任马上联系了中华支行负责人，但遗憾的是该网点的ATM钥匙随现金中心库存一起保管，他们也没有钥匙。“那我们直接给他挂失换卡吧，换完直接在我们这取钱。但是他这个是社保的工资卡，还需要联系一下社保修改工资卡号。”马维璐提议做挂失换卡。“那没事，社保那边让个金部联系，你给他挂失换卡吧。”

马维璐回到老大爷身旁说了挂失换卡这个办法，告诉他办完马上就可以取钱了，大爷很高兴，马维璐随后拿椅子让老人家坐下，帮他办起

挂失换卡业务，并习惯性地提醒：“挂失换卡需要收10元钱的手续费。”过程中了解到这个大爷是一家设计院退休，每月退休金近6000元，但说到10元手续费时却问能否减免。“这个手续费是系统自动从您卡里扣的，我没办法给您减免。”马维璐答到。“那我还是等开业了再去取卡吧”。老人反复的身后让工行人了解到，原来老人独自生活，大儿子刚刚因癌症去世，治疗费用让老人负债30多万，小儿子患有先天小儿麻痹，一家人全指老人工资生活。得此情况，工行人替老人支付了挂失手续费，并为老人做好社保卡换号的后续工作。换卡后为老人支取了本月工资，并安排打车送老人回家。老人临走时不停地感谢。老人说，他摔倒那天头破血流，是一位好心的出租车司机将他拉到医院包扎还没收车钱，这一路全遇到帮助他的人了。